

更高更远——郑达真与邹振先

郭宝臣 著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

体育名人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体育名人列传



DE27/29

更高更远

——郑达真与邹振先

郭宝臣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18944

1118944

责任编辑：刘进元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更高更远

——郑达真与邹振先

郭宝臣 著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

定兴兴华印刷厂排版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 $4\frac{4}{36}$ 80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0 插页6

统一书号：10015·27 定价1.35元

ISEN 7-5009 0037-6/I·3



邹振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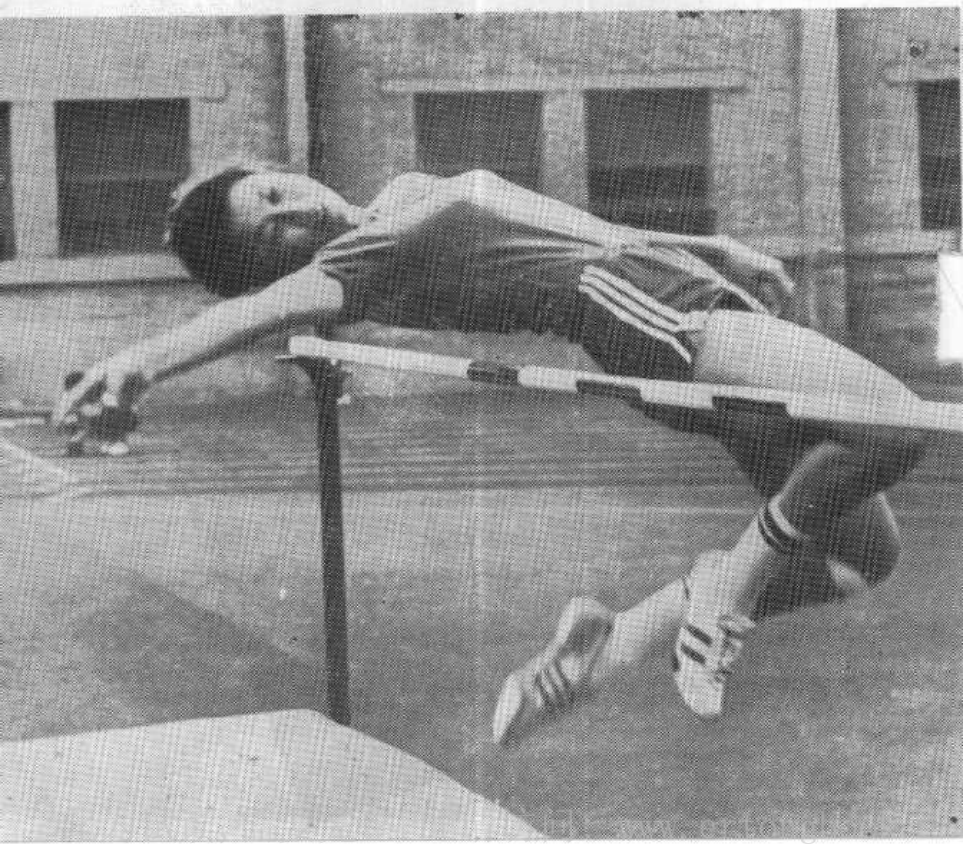


郑达真

邹振先在学习国外技术资料。



她向地球的引力挑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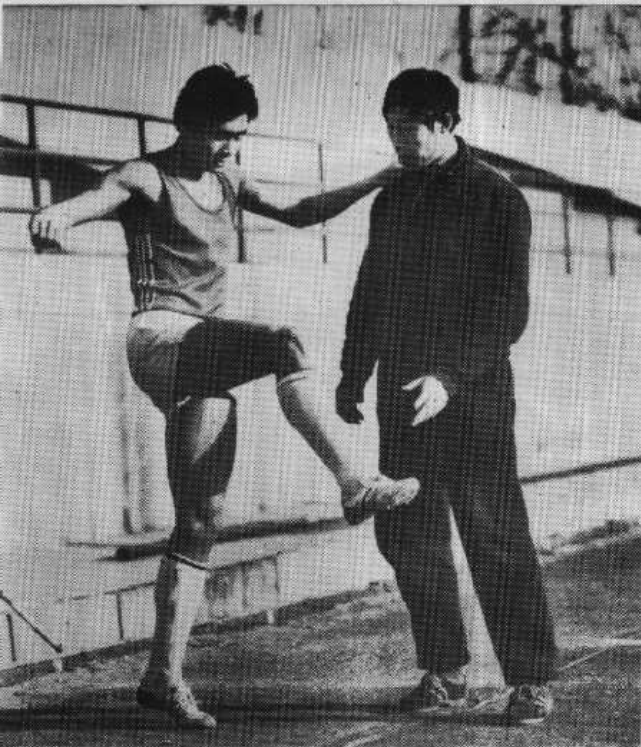


挟万钧雷霆冲向终点



郑达真的业余生活





邹振先和他的教练
田兆钟，两人都是三
级跳远的名将

马上就要训练了





黄健是培养跳高名将的专家，郑达真是他的又一个高徒。





那时，他们还没有结婚。邹振先与郑达真在训练课上。

100-1/29

目 录

小引、这里，一段有趣的对话	
一、他完全是一个标致的、朝气蓬勃的 男子汉了.....	(4)
二、我国田坛上的一颗新星升起了.....	(21)
三、突破17米大关.....	(32)
四、第八届亚运会，与日本著名选手 八木玉美争雄.....	(55)
五、这里有什么奥秘？.....	(67)
六、那抑制不住的波澜，从心灵深处升起...	(83)
七、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第一个“村民”...	(97)
八、这个世界太美了.....	(123)
九、新的历程开始了.....	(135)

这里，一段有趣的对话

在邹振先卧室。

这是运动员的单身宿舍。

邹振先坐在床上，两条长腿很自然地伸向地面，两只大脚穿着白色耐克运动鞋，象两只白色小船停在港湾里。丰满健壮的胸脯、两肩、双臂，由合身的运动衫，把一个运动员特有的健美呈现出来。脸含微笑，还带几分诙谐。那浓眉、那眼睛、那鼻梁、那嘴唇，都在说明他此时的心境是愉快的。

来访者：“老邹，你自己的事什么时候办呢？”

在闲谈了一会儿之后，来访者问。

老邹神秘地微笑着：“你说呢？”

来访者：“你和达真的事我怎么知道？”

邹振先：“已经办啦！”

来访者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邹振先：“都一个月了。”

来访者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耳朵够长的，连听说也没有听说。你别瞒哄我。”

邹振先：“这事儿还能开玩笑，真的！”

他自豪而又甜蜜地笑着，仍带着几分诙谐。

郑达真斜倚在另一张床上，一直不说话，但那内心的语言已经由脸上表达出来了。她性格开朗、洒脱，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

来访者：“你们怎么结婚的？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你和达真可都是全国，以至世界上的知名人士。”

邹振先：“我和达真是旅行结婚，到福建去了一趟。我没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知道。新华社记者、人民日报记者都追着我问，我一律没告诉。绝对保密。”

来访者：“噢，是这样！你和达真够可以的，包得好严实。”

邹振先：“请原谅。给你两块糖吃吧！”

来访者：“糖要吃。可我更要听听你和达真到福建去的情况。”

邹振先：“这有啥说的，快吃糖吧！”

郑达真：“……”

来访者：“老邹，蜜月都过了，已成为历史，现在还保密？你一定得谈谈。是不是你和达真还得商量一下，做个决定？”

邹振先：“别开玩笑，以后再说。咱们先谈谈别的……”

田径场上的两颗明星，一颗升起在北方海滨城市大连，一颗升起在南方海滨城市厦门。现在，他俩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两颗明星在交相辉映。

怎么说他们俩呢？

真可谓一根红线拴了两个蚂蚱，一个往远处跳，

一个往高处跳，但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婚是结了，蜜月度过了，但还没有“窝”。他俩还都住在运动员的单身宿舍里。郑达真住在五层楼，邹振先住在四层楼。虽然远不如牛郎织女隔着一条宽阔的银河，只是隔着一层楼板，但他们的“窝”应该尽快解决。

领导上已经做了安排，不久他俩就会有自己的“窝”的，尽管宿舍实在是极其困难……

蜜月已经过了，但从他俩脸上可以看出，他们仍沉浸在人的一生中最甜蜜的日子里。不过，他俩都深知事业的召唤，新婚伊始，早已又活跃在田径场上了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他俩相互间又增添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新的动力。

他俩都在海边出生、长大，是大海把他俩连在一起的……

事业的大海，
人生的大海，
感情的大海，
炽热的爱的大海，
汹涌澎湃……

一、他完全是一个标致的、朝 气勃勃的男子汉了

1955年11月10日，一个男孩出生了。

这是在海滨城市大连的一座小楼里。这座小楼是外国人留下来的，已经很旧了。墙上已经斑驳，那是不停流逝的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屋顶的瓦，也有残破的地方。太阳的照射和雨水的淋洒，冷冷热热之中，使它们的肢体难以支撑了。这座小楼，简直就是一位老人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身上，也早已失去了丰润和光彩。但它仍然挺立着，似乎要和周围的其他楼房比试高低似的，它的骨架还有着不小的力量。挺立着，不愿意倒下去。

这是一座三层小楼，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。炊烟袅袅、家长里短、老人孩子，在这座小楼里，演出着一幕幕日常生活的画面。他们都是些老百姓，也可以说，是生活里最下一层的老百姓，他们住得紧张，生活也不富裕，但他们有着一一种和谐——尽管在这种和谐里，有时要伴随着孩子们的哭叫声，以及大人们因为某些小不愉快而产生的争吵。他们有着自己的乐趣，有着自己的向往，当然，每一家也有着自己的苦恼。

人类，有时候很奇怪。几家人同住在一座小楼里，生活得也很和谐，但一家和一家分得那么清楚。即便是再住上几十年、几百年，恐怕也十分清楚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？

家与家之间，如果有什么变化，很快就感受到了。有时候，可能给邻居们带来欢乐，有时候也可能带来苦恼。谁的心不是一杆秤呢？尽管一家一家分得很清楚，但他们还是同舟共济。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谁生活着也不容易，他们懂得互相支持的重要。

在三楼上，住着一家姓邹的。小男孩就出生在这个家庭里。

这个家庭里，陈设十分简陋。除了一张桌子和睡觉必不可少的床铺外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些炊具，锅碗盆勺，这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。如果说，一个家庭就是一条船的话，那么，这一家就是一条很简陋的船了。看了之后，使人感觉到，好象不时会有水钻进来，使这条船因为吃不住压力而沉没。

小男孩呱呱的哭啼声，打破了这个家庭的日常节奏。做父母的心中，就象投入了一块石头，激起了复杂的感情。

首先掀起的波澜，当然是喜悦。那小男孩的哭声，难道是天堂里的音乐么？它使父母的心都醉了。做父亲的，是个钳工，那粗糙的大手有着一把子力气。他抱起孩子的时候，手却颤抖着，他想使劲抱一

抱，以表示父亲的激动，但他又不敢用劲，怕把孩子的胳膊腿捏坏了。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亮，那是幸福之感的流露，恐怕只有做父亲的人才有这种神情。做母亲的，就不屑说了，十月怀胎，早就准备享受巨大的欢乐。此时，这巨大的欢乐在她的周身，在这间小屋子里激荡着。

这对邹氏夫妇，已经有一个女孩，女孩出生的时候，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。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不管多么开明的人，在心中的天平上，还是认为男孩要比女孩重一些。继嗣不仅是重要的，能干活也是很重要的——将来，男孩毕竟要比女孩有力气呵！

但做父母的，心中也有隐隐的担心：多了一个孩子，就会增加一份负担，这是最实际的。他要吃，他要穿，无疑给父母的肩头增加了份量。做父母的商量好了，无论如何，他们要把这个孩子养好。

这个孩子的出生，也给邻居们带来了欢乐。他们都来向邹家祝贺。因为，谁家不喜欢男孩子呢？人们都把将来的希望，寄托在男孩子身上。

这小男孩不哭了，他吸吮着母亲的奶头。那甜蜜的生命之泉，缓缓地流入口中，使男孩子的整个身体都感到了畅快。他躺在母亲的怀里，紧贴着母亲的肌肤，他感到了安稳——可以放心大胆地入睡了。

这个男孩取名叫做邹振先，他的出生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，也带来了负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欢

乐的成份不见增长多少，而负担却在日益增加。

母亲本来在大连针织厂工作，是位心灵手巧的勤奋工人，而后，她不得不从工厂退出了。孩子没有病还好，在家由奶奶看管。孩子一有病，母亲就不能上班了。有一次，这男孩得了百日咳。这种病，对小孩来讲，是一种危险。母亲整天抱着他去看医生，一连多天不能上班。心情沉重的母亲，干脆就不去上班了，辞了工作。母亲与孩子之间，有一种难以体会的感情。这种感情是天然的。在孩子受着折磨、遭到劫难的时候，这种感情就更强烈地统治着母亲。为了孩子，一切都可以舍弃。当然，工作也不例外了。在人类之中，母爱往往是不顾一切的。

本来这个家庭就不富裕，孩子的母亲一辞掉工作，就更困难了。一家的经济重担，全部压在父亲的肩上。

邹永辑，是一位勤勤恳恳，老老实实的工人。上班早，下班晚，干起活来非常认真，往往一天下来，累得要命。可这位父亲，深知自己的责任，他一声不吭，默默地承受着压力。

邹永辑，也是一位对孩子要求严格的父亲。待小振先稍稍大一些的时候，他便要求儿子干些家务活。这位父亲有一种简单的哲学：孩子如果不自小干活，将来不会是有出息的！

然而，小振先却有天然的庇护人——奶奶和母亲。邹振先的父亲是独生子，邹振先也是独生子